

[Studies in Literature]

A Collage of Violence, Events, and Fantasies: A Žižek's Interpretation of the Movie *Beloved*

^{1,2}DAO Hanying

¹Nanjing University, China

²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ina

Received: June 3, 2024

Accepted: July 16, 2024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DAO Hanying. (2024). A Collage of Violence, Events, and Fantasies: A Žižek's Interpretation of the Movie *Beloved*.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3), 088–093, DOI: 10.53789/j.1653–0465.2024.0403.010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4.0403.010>

Abstract: The film adaptation of the novel *Beloved* by African American writer Toni Morrison echos Slavoj Žižek's reflections on violence, events, and fantasies. Infanticide and slavery embody bot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violence. Sethe's infanticide, being haunted by the ghost of the killed child Beloved, and resurrecting Beloved in person constitute three major events in the film. The fantasies between Sethe and Beloved lead to their mutual misunderstanding.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violence account for terrible events, which demonstrate the trauma and prompt the fantasies of the protagonists. Violence, events, and fantasies constitute the collage of the traumatic landscape of black Americans.

Keywords: *Beloved*; Slavoj Žižek; violence; events; fantasies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DAO Hanying is a Ph. D. candidate at Nanjing University and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r major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Her email address is daohanying@xmut.edu.cn.

暴力、事件與幻象的拼貼

——電影《寵兒》的齊澤克式解讀

^{1,2}刀喊英

¹南京大學；²廈門理工學院

摘要：由非裔美國作家托妮·莫裏森的小說《寵兒》改編的同名電影齊集了齊澤克有關暴力、事件和幻象的哲思。殺嬰和奴隸制展演了主、客觀暴力；塞絲殺嬰、寵兒鬧鬼和還魂人身構成影片的三大事件；幻象致使塞絲和寵兒彼此誤認。影片中的主、客觀暴力引發了駭人事件，由此導致的創傷促成當事人的幻象，暴力、事件和幻象共同拼貼出一幅美國黑人的創傷景觀。

關鍵詞：《寵兒》；斯拉沃熱·齊澤克；暴力；事件；幻象

一、引言

電影《寵兒》(*Beloved*)改編自美國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妮·莫裏森(Toni Morrison)的同名小說，由美國導演喬納森·戴米(Jonathan Demme)執導，美國脫口秀女王奧普拉·溫弗瑞(Oprah Winfrey, 飾塞絲)、演員丹尼·格洛弗(Danny Glover, 飾保羅·D)、桑迪·牛頓(Thandiwe Newton, 飾寵兒)與金伯莉·伊麗絲(Kimberly Elise, 飾丹芙)領銜主演。影片以美國內戰(1861—1865)為背景，講述了一位成功逃走的奴隸母親塞絲(Sethe)偶然瞥見奴隸主「學校老師」前來抓捕，為避免子女再次為奴而手刃孩子的故事。被殺的女兒寵兒化身鬼魂伺機實施報復，在被塞絲的老相識保羅·D驅走後，她還魂人身回到塞絲身邊繼續復仇。電影改編保留了小說原作殺嬰、鬧鬼和鬼魂還魂人身三大驚悚事件，影片在對黑人母親殺嬰事件始末的追溯中，穿插著男、女主人公對曾為奴隸過往的噩夢和回憶，由此撕開了美國黑奴悲慘境遇的冰山一角。電影中駭人的殺嬰事件、被殺嬰兒還魂人身並在現實中不斷暗示她的被殺遭遇等勾勒出美國黑人難以治癒的身心創傷，契合了齊澤克有關暴力、事件和幻象的哲思，拼貼出一副黑人(奴)悲慘遭遇的斑駁畫卷。

二、影片中的主觀暴力和客觀暴力

《寵兒》中的鏡頭在現實和回憶之中切換，奴隸的非人遭遇則以噩夢的形式侵擾著已獲自由的主人公塞絲和保羅·D的生活，構成影片中無法忽略的暴力背景。兩人對以暴力為主基調的為奴過往欲說還休的克制和隱忍構成了影片的前景。過往的暴力場景與現時的噩夢交疊，既展演了黑奴承受的多重暴力，也凸顯了黑人(奴)飽受奴隸制帶來的創傷的折磨。

在《暴力：六個側面的反思》(*Violence: Six Sideways Reflections*, 2008)一書中，齊澤克把暴力分為主觀暴力和客觀暴力。在他看來，主觀暴力是由一個明確可辨的行為人實施的「最顯而易見的暴力」，它擾亂事物的「正常」和平狀態^①，是純粹的暴力，如殺人、搶劫等犯罪行為，以及恐怖事件、社會動盪、國際糾紛和戰爭等傳統意義上會致傷、致殘或致死的明顯的傷害性行為。影片中塞絲的殺嬰場景就是對主觀暴力的有力展



演。塞絲是發起暴力的明確行為人、鋸子是施暴工具，兩個兒子、女兒丹芙和寵兒是明確的受害者。鏡頭呈現了血腥的暴力場景：兩個男孩倒在沾滿鮮血的木屑和地板上，是塞絲主觀暴力的直接犧牲品。不寧唯是，驚恐不安的塞絲左手摟著血淋淋的孩子，右手抓著一個嬰兒的腳跟，只顧把嬰兒摔向牆板，沒成功，又在做第二次嘗試。此外，針對黑人的主觀暴力在影片中隨處可見，如嘴巴被套上馬嚼子的黑人被成批吊死、被燒死、一群黑奴鎖骨被鎖鏈拴著服苦役、塞絲被學校老師鞭打等顯而易見的暴力均以噩夢或回憶的場景在銀幕上閃回，構成塞絲實施主觀暴力的種族大背景，正如黎明和曾利紅所指，「(黑奴)身體上的傷口、身體的殘疾、身體上的記號以及對於身體的虐待等場景構成了身體書寫的基本圖景……建構了關於奴隸制創傷的事實和經驗的邊界。」^②

齊澤克對暴力的反思並沒有停留在對主觀暴力的剖析，而是旨在借此透視隱藏在主觀暴力背後難以辨認的客觀暴力。在他看來，客觀暴力是『內在於事物「正常」狀態中』的無形暴力^③，包括象徵性暴力和體制性暴力。所謂象徵性暴力指內嵌於語言和語言形式中的符號暴力，如種族主義話語，而體制性暴力則類似物理學的暗物質，『(它)與清晰可辨的主觀暴力相對，可以解釋並通曉那些看似「非理性」的主觀暴力爆發的原因』^④，並與經濟和政治緊密相關，被稱作「意識形態暴力」^⑤，如種族歧視、煽動、性別歧視等。如果說主觀暴力是針對黑人施加的肉體迫害，是一種物理暴力，那麼客觀暴力則是對黑人進行的精神迫害，構成了意識形態暴力。影片中，「學校老師」讓人把塞絲按倒在地板，撬開她的嘴巴，他則像研究者一樣記錄她的牙齒顆數，把她歸入動物類屬體現出的種族歧視話語，以及塞絲被奪走奶水等被視作動物性他者的偏見均構成了齊澤克式的象徵性暴力。而種族主義和奴隸制則是典型的體制性暴力。按照當時的法律，逃跑的黑人可以被抓回再次為奴。奴隸主「學校老師」和獵奴者儼然客觀暴力的化身，也正是他們的出現誘發了塞絲對奴隸生活的恐懼和抵制，她由此堅稱，「我不能讓那一切回到從前，我不能讓他們中的任何一個在『學校老師』手底下活著。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因此，在過了二十八天的自由生活後，死亡是逃跑黑奴能「選擇」的逃脫奴役的唯一出路，是「帶他們去安全的地方」，最終促成塞絲殺嬰的慘劇。影片中，塞絲的婆婆貝比·薩格斯在林中佈道時高呼：「在這個地方，是我們的肉體；哭泣、歡笑的肉體；在草地上赤腳跳舞的肉體。熱愛它。強烈地熱愛它。在那邊，他們不愛我們的肉體。哦，我的子民，他們不愛你的雙手，他們只將它們奴役、捆綁、砍斷，讓它們一無所獲」。她呼籲在場的男人、女人為活著的和死去的人們哭泣。在她的鼓動下，男女老少在林中空地哭了笑，笑了哭的場景向觀眾展演了黑人遭受的主、客觀暴力及其難以滌蕩的精神創傷。事實上，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於 1863 年 1 月 1 日頒佈了《解放黑人奴隸宣言》(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的法令，宣佈自 1863 年 1 月 1 日起，美國南方各州的奴隸都將永遠獲得自由，從法律上廢除了奴隸制，美國黑奴從此可獲得自由。然而，即便獲得法定的自由，黑人依然慘遭美國白人的各式迫害。如小說所寫，即使到了 1874 年，「白人依然無法無天，整城整城地清除黑人；僅在肯塔基，一年內就有八十七人被私刑處死；四所黑人學校被燒毀；成人像孩子一樣挨打；孩子像成人一樣挨打；黑人婦女被輪奸；財物被掠走，脖子被折斷。」^⑥而薩格斯的自述，「這個世界上除了白人沒有別的不幸」^⑦，構成了對黑人遭受的主、客觀暴力的有力注解和控訴。《寵兒》中的主、客觀暴力交織，彰顯了奴隸制給黑人造成的難以癒合的身心創傷。

三、事件：黑人創傷的縮影

在《事件》一書中，齊澤克對「事件」進行了界定。所謂事件即「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一件駭人而出乎意料的事情突然發生，從而打破了慣常的生活節奏；這些突發的狀況既無徵兆，也不見得有可以察覺的起因，它們的出現似乎不以任何穩固的事物為基礎。」^⑧從根本上看，事件的生髮打破了原有的認識和世界架構，既暗含著它和創傷的勾連，又暗蘊著建構新認識和新架構的可能。用韓振江的話說，「事件具有解構和建構世

界觀的雙重作用。」⁹解構意味著斷裂,即事件帶來的創傷,而建構則是意味著主體遭遇創傷之後如何建構新現實的問題。影片以發生在藍石路 124 號的殺嬰、鬧鬼和寵兒還魂三個事件折射了黑奴遭受的多重創傷,是美國黑人不堪回首歷史的一個縮影。

塞絲殺嬰是影片中的第一個事件,它的發生毫無徵兆。影片中,正在勞作的塞絲偶然瞥見逼近 124 號的奴隸主,她毫不遲疑地跑向孩子,把他們拽進小棚屋,隨後孩子的尖叫聲打破了 124 號的寧靜。塞絲的暴力行為事出突然。母親手刃自己孩子也顛覆了人理倫常,打破慣常的生活節奏,因為無論放在哪個歷史時期,殺嬰都難以獲得社會的諒解。趕到現場抓人的奴隸主指責塞絲是動物,而前奴隸保羅·D 則對她說,「你有兩只腳,不是四只」,暗示塞絲是人,而不是動物,透露了他對塞絲殺嬰的批評。殺嬰也徹底改變了塞絲一家的生活。塞絲由此被逮捕入獄。婆婆受驚之下臥病不起,喪失了身為黑人創傷治療師的尊嚴,只能躺在床上辨別色彩度日,不久即去世。社區其他黑人也斷絕了和他們一家的往來。124 號成為了一個因殺嬰而被孤立的空間,失去了往日燈火通明、鄰里和諧的平和日子。在小說序言中,莫裏森直言,《寵兒》的創作靈感源自她在編輯《黑人之書》時偶然看到的一篇名為《拜訪殺害孩子的奴隸母親》的新聞報導:一位名叫瑪格麗特·加納的黑人奴隸從施行奴隸制的肯塔基州逃到了自由的俄亥俄州,看到奴隸主前來抓捕他們而殺死自己的孩子。影片中的殺嬰事件具有現實原型,這不僅凸顯殺嬰母親對奴隸制的變態恐懼,更影射了奴隸制的罪惡。

藍石路 124 號鬧鬼構成了影片中的第二個事件。124 號一出現在鏡頭中,隨著狗吠和孩子的呼救聲,鏡頭切入室內,狗被摔入室內,一只眼珠險些被摔掉。蛋糕突然移動,房門突然被打開、莫名破碎的鏡子,驚嚇之下的兩個兒子神情緊張,倉促離家出走,從此杳無音訊。前黑奴保羅·D 第一次踏入塞絲的房子,整間房子充滿詭異的紅光。保羅·D 向前行進的過程,前方的一道門忽然閃現塞絲抱著嬰兒的畫面,嬰兒淒慘哭泣的配音烘托出了影像的恐怖氣氛。在塞絲向保羅·D 講述她後背上苦櫻桃樹般的傷疤時,鬼魂突然造訪,地板劇烈搖晃,鍋碗落地,桌子砸向保羅·D,正如小說開篇所寫,「124 號惡意充斥。充斥著一個嬰兒的怨毒。」¹⁰塞絲的小女兒丹芙嚇得絕望慟哭,發出絕望地吶喊,「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沒人交往,沒人知道我們的處境」,家中鬧鬼惡化了塞絲一家孤立無援的處境,造成了對她們的第二次精神傷害。

寵兒還魂人身是電影中的第三個事件。124 號的鬼魂被保羅·D 驅走後,一個名為寵兒的黑人女孩毫無徵兆地斜靠在 124 號院子的樹樁上呼呼大睡。初見寵兒,塞絲類似「尿不盡」的生理反應也製造出一種奇異感。這個據說來自水中的女孩從此入住塞絲家。她的到來徹底改變了塞絲的生活,破壞了塞絲家裏「既有的穩定架構」¹¹。她對塞絲的病態迷戀和她提及的塞絲的水晶耳環、哼唱塞絲獨創的兒歌、額頭和脖子上的疤痕,雙手抓傷自己的脖子的抓狂模樣,無不提醒著塞絲殺嬰的罪惡,讓她陷入自責的困境,沉湎於殺嬰的辯解和溺愛寵兒的贖罪之舉中,最終神志不清,無法外出工作。從外出工作到辭掉工作回到 124 號,整天和寵兒嬉鬧,塞絲從能接觸社區他人的積極空間轉向了自覺孤立於社區的消極空間,某種意義而言完成了「從積極空間向消極空間的行走」¹²,導致一家人很快陷入窘境。原本井然有序的家庭一片狼藉:廚房凌亂不堪,就連糖罐的糖也所剩無幾。沉浸在創傷內耗中的塞絲一家很快陷入赤貧之中,艱難度日。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寵兒從驚喜和救贖載體變成了負擔和災難,直至黑人社區三十位婦女的集體驅逐才把她趕走。殺嬰帶來的鬧鬼和還魂人身等系列連鎖事件影響了塞絲一家所遭受的多個維面的創傷。

四、幻象:欲望的投射

幻象是影片的另一個重要特徵。寵兒還魂人身本質上是塞絲的幻象。而寵兒將塞絲誤認作她自己的母親也是她的幻象。齊澤克在《幻象的瘟疫》(The Plague of Fantasies, 2008)一書指出,幻象「並非簡單地以

幻覺的方式實現欲望」,它「構成我們的欲望,為它提供參照系;換言之,幻象『教導我們如何欲求』」^④,幻象也是欲望的投射^⑤。某種意義而言,幻象也是創傷個體對創傷經歷的某種逃逸反應。具體到影片中,偏執的塞絲和寵兒以彼此為幻象對象,也在彼此身上投射和交換各自的欲望。

塞絲和寵兒構成彼此的「幻象客體」^⑥,也是彼此欲望的投射對象。影片中,寵兒被塞絲幻化為她已死的女兒,被丹芙幻化為自己的姐姐。寵兒承載了她們的幻象,即:塞絲沒有殺死女兒,丹芙也沒有失去姐姐。作為幻象投射的對象,寵兒光滑無皺的皮膚和她對過去經歷似是而非的記憶促成了塞絲對她的誤認,這個和她女兒同名的寵兒就是自己已死女兒的化身。影片中,塞絲喃喃自語「寵兒,她是我的女兒。她是我的。她自己心甘情願地回到我身邊了」。而幻象某種程度上說來其實是一種誤認。事實上,經歷了生理性死亡的寵兒並不具備復活或還魂的條件。所謂的寵兒的復活不過是塞絲和丹芙的幻象,「新」寵兒類似於一個符號性的存在,是塞絲為殺嬰贖罪並減輕罪惡感的欲望的投射,也是丹芙想有個姐姐做伴的欲望的投射。寵兒在圍爐前哼的兒歌和脖子上的傷痕成功為塞絲營造出了寵兒還魂人身的錯覺和幻象。對寵兒的誤認是塞絲彌補她已死寵兒缺失的母愛的機會和幻象,正如塞絲所說:「你現在回來了,寶貝,我再也不會讓你離開」,這是她企圖為殺嬰贖罪的宣言,她對寵兒的誤認也掩飾了殺嬰背後的「創傷性內核」^⑦。從這個意義而言,對新寵兒的誤認正是齊澤克所指出的有意行為:「他們所忽略和誤認的並非現實,而是他們在幻象中建構的現實——他們真實的社會行為。他們清楚事情的真相,但依然我行我素,仿佛毫不知情。因此,幻象具有雙重性:它既建構了我們與現實之間真實有效的關係,又存在於對幻象的忽略之中」^⑧。對寵兒而言,塞絲是她渴望母愛的欲望對象。在寵兒和丹芙在地下室交談的鏡頭中,觀眾可以依據寵兒提到的「水」、「黑暗中,我叫寵兒」、「很多人」、「很擁擠」等詞語勾勒出寵兒的身世:她很可能是一名遭到性侵、被販賣到美洲的運奴船上的一名奴隸。當丹芙讓她不要告訴塞絲她的這些經歷,以免破壞了塞絲的幻象時,渴望母愛慰藉的寵兒近乎歇斯底里地喊,「她(塞絲)是我唯一需要的人。你走開,她是我唯一必須擁有的人。」因此,寵兒把出現在她腦中的女人的臉和塞絲的臉重疊在一起,建構了塞絲就是傷害和遺棄自己的媽媽的幻象。正如齊澤克所言,「現實是一種幻象建構,能掩飾我們的真實欲望」^⑨。寵兒通過幻象重建了一個充滿母愛的現實,掩飾的是她缺愛的事實和渴望母愛的欲望,同時展演了她「邊緣化處境、身份找尋的迷失感」^⑩,影片中,寵兒的眼睛一直追隨著塞絲。她守望塞絲下班回家的地點從窗口移到門口、門廊、臺階、直到走上大路迎接塞絲回家,淋漓盡致地演繹了她對塞絲的極端依戀。對寵兒而言,對塞絲偏執狂般的愛是她對母愛渴望的投射。這個幻象是她「逃避日常現實的模糊出口」^⑪,是她藉以逃避過往奴隸生活的「創傷性真實內核」^⑫的途徑。

五、結語

影片《寵兒》展演了奴隸制奴役下美國黑人普遍遭遇的主、客觀暴力,促發了塞絲殺嬰、124 號鬧鬼和鬼魂復活等駭人事件。而事件蘊含的創傷內核促成了創傷個體為逃避創傷而衍生出系列幻象,致使塞絲和寵兒彼此誤認,互為對方幻象的客體。暴力、事件和幻象相互勾連,拼貼出一幅「殘酷而有力……使人戰慄」^⑬的黑奴創傷圖景。該電影預算八千萬,票房收入只有 2290 萬。2013 年,奧普拉在對影片的反思中提到,「如果刪去一些元素,換個方式講述故事,《寵兒》是否更受觀眾歡迎?」^⑭有讀者直言,《寵兒》是「奴隸制及其餘孽的令人難忘的編年史」^⑮。影片矛頭直指奴隸制的慘無人道,是對奴隸制的鞭笞和譴責,不免觸動美國白人不願直面的歷史,這興許也是該電影票房慘敗的主要原因。儘管如此,影片仍不失為審視美國黑人歷史的必選影像。

注釋

- ①③④⑤ Žižek, S. (2008). *Violence: Six sideways reflections*. New York: Picador, 1-2, 10.
- ② 黎明, 曾利紅:《創傷敘事中的身體書寫——〈寵兒〉的詩學倫理解讀》,《外國語文》,2016年第1期,頁24-29。
- ⑥⑦⑩ 托妮·莫裏森(著),潘嶽、雷格(譯):《寵兒》,海口:南海出版社2006年版,頁3,113,227。
- ⑧⑪ 齊澤克(著),王師(譯):《事件》,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頁2,6。
- ⑨ 韓振江:《論實在界與創傷事件——精神分析學維度下的齊澤克事件哲學》,《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3年第4期,頁184-192。
- ⑫ 楊紹梁:《行走的力量——試論莫裏森小說中行走母題的二元性》,《英語研究》,2014年第2期,頁27-33。
- ⑬ Žižek, S. (2008). *The plague of fantasie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5.
- ⑭ Žižek, S. (1991). *Looking Awry: 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8.
- ⑮⑯⑰⑱⑲ Žižek, S. (2008).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45-46, 30.
- ⑳ ZHU Zhenwu & HUANG Lingya. (2022). *The road to Nobel Prize and the diaspora Classification of African writer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3), 001-009.
- ㉑ [2020-04-1] <https://www.bookbrowse.com/reviews/index.cfm/book_number/1908/beloved>
- ㉒ Suskind, A. (2013-08-08). "Oprah Winfrey on Lee Daniels' 'The Butler', returning to the Big Screen, and the Commercial Failure of 'Beloved'". *Moviefone*.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2014-01-02. Retrieved 2014-01-01. [2020-04-2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loved_\(1998_film\)#Critical_reception](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loved_(1998_film)#Critical_reception).

(Editors: Joe ZHANG & JIANG Qing)